

# 苏轼的“幽人”易象与意象

程 刚

**内容提要** “幽人”一词最早出自《易经》的《履》卦与《归妹》卦，注者多以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“幽人之贞”等爻辞为据，将苏轼诗词中“幽人”意象或解为“幽隐之人”，或解为“幽囚之人”。苏轼《东坡易传》两次非常独特地将“幽人”解释为有德有才而失志失位之人，迄今为止，这一理解苏轼诗词“幽人”意象含义的内证却无人关注。苏轼诗词中42次使用“幽人”意象，他在非贬谪期间所作诗词中的“幽人”意象大部分延续了“幽隐之人”的传统含义，而在贬谪期所作诗词中的“幽人”意象多为《东坡易传》中所阐释的有德有才而失志失位的“幽愤之人”的独特含义。苏轼《卜算子》词“幽人”意象的阐释是一个争论焦点，鲟阳居士释将其为“不得志”之人，王国维等对此解释予以批评，而这样的解释最接近《东坡易传》中“幽人”含义。

**关键词** 苏轼；幽人；《东坡易传》；《卜算子》

“幽人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易经》的《履》卦与《归妹》卦中，《履》卦九二爻辞：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”《归妹》卦九二爻辞：“眇能视，利幽人之贞。”对于《周易》中“幽人”易象的理解有两种观点，一是“幽隐之人”。如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曰：“履道坦坦者，坦坦，平易之貌。九二以阳处阴，履于谦退，已能谦退，故履道坦坦者，易无险难也。幽人贞吉者，既无险难，故在幽隐之人，守正得吉。”<sup>①</sup>孔颖达认为《履》卦九二爻是以阳爻处在二位，二位为阴位，是内卦之中，所以是以阳处阴。“不喜处盈”“尚於谦德”，这样的人正是“谦退幽居”之人。宋人也多有类似的解释，如程颐《周易程氏传》将“幽人”释为“幽静安恬之人”“幽静之人”<sup>②</sup>。杨万里《诚斋易传》将《履》卦“幽人”解释为“守之以山林，幽独之操可谓能正固，而不以外物自乱其中者也”<sup>③</sup>。显然，这样的“幽人”也是不以物喜、甘于寂寞的“幽隐之人”。二是“幽系（囚）之人”。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释《履》卦爻辞为：“二在坎狱中，故称幽人。”释《归妹》爻辞为：“二在坎中，故称幽人。”<sup>④</sup>清惠栋《周易述》进一步解释：“幽人，幽系之人。《尸子》曰：文王幽于羑里。《荀子》曰：公侯失礼则幽。《讼》

时二体坎，二在坎狱中，故称幽人。俗谓高士为幽人，非也。”<sup>⑤</sup>

《周易·系辞上传》云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”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云：“《易》者，象也；象也者，像也。”由这两段话可见，《周易》是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系统，易象来自“观物取象”，是对世间万物的观察、模拟和抽象，然后“立象尽意”，在这一符号系统当中蕴藏宇宙间幽深之理。这种易象产生方式与诗歌意象有很大的相似之处，所以孔颖达在《周易正义》中说：“凡《易》者，象也，以物象而明人事，若《诗》之比喻也。”<sup>⑥</sup>易象不等于审美意象，但却是可以通向审美意象。“幽人”一词就经常出现于诗歌中，如陆士衡《招隐诗》：“踟躕欲安之，幽人在浚谷。”李善便引《周易·履》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为注，显然将隐士与幽人等同。谢灵运《登永嘉绿嶂山》诗云：“盍上贵不事，履二美贞吉。幽人常坦步，高尚邈难匹。”谢诗分别化用《盍》卦上九爻辞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，《履》卦九二爻辞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，显然，二者都是指超脱尘俗、高尚其志的隐士。

同样在苏轼诗词“幽人”意象的注释中，学

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《周易》，以“幽隐之人”或“幽系之人”解“幽人”。但令人疑惑的是他们都忽略了《东坡易传》中两次对于“幽人”的独特解释，无人将《东坡易传》中的“幽人”易象与诗词中的“幽人”意象联系起来，这使得目前关于“幽人”的相关讨论难以寻求到新的突破。

## 一 《东坡易传》中的“幽人”易象

“幽人”一词在《易经》中分别出现于《履》卦九二爻辞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与《归妹》卦九二爻辞“眇能视，利幽人之贞”中。两次出现有几个共同的特点：1. 都是出现在第二爻，属于内卦（下卦）中位。2. 均是阳爻，阳爻处在二位，二为阴，以阳处阴所以都是失位之爻。3. 爻辞中的占断辞都包括了“贞”字。4. 这两卦当中都出现了“跛能履”“眇能视”的爻辞。在《履》卦中六三爻爻辞为“跛能履”，在《归妹》卦当中初九爻有“跛能履”的爻辞，九二爻有“眇能视”的爻辞。不同卦之间出现一样的爻辞，这种现象在《周易》中并不多见，而苏轼正是抓住了这些共同点，对“幽人”作出独特的解释。

现将《东坡易传》中关于“幽人”的阐释摘录于下：

《履》九二爻辞：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《象》曰：“幽人贞吉”，中不自乱也。

《东坡易传》：九二之用大矣，不见于二，而见于三。三之所以能视者，假吾目也；所以能履者，附吾足也。有目不自以为明，有足不自以为行者，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，岂非才全德厚、隐约而不愠者欤？故曰“幽人贞吉”。

《履》六三爻辞：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啞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《象》曰：“眇能视”，不足以有明也；“跛能履”，不足以与行也。啞人之凶，位不当也；“武人为于大君”，志刚也。

《东坡易传》：眇者之视，跛者之履，岂其自能哉？必将有待于人而后能。故言跛、眇者，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于二也。二，虎也，所以为吾用而不吾啞者，凡以为乾也。

六三不知其眇而自有其明，量其跛而自与其行，以虎为畏己，而去乾以自用。虎见六三而不见乾焉，斯啞之矣。九二有之而不居，故为幽人。六三无之而自矜，故为武人。武人见人之畏己，而不知人之畏其君，是以有为君之志也。<sup>⑦</sup>

苏轼此段论述中，可注意者有四：第一，苏轼认为九二爻的“幽人”是“才全德厚”之人，这也就是爻辞中何以出现“幽人贞吉”的原因。第二，九二爻的“幽人”虽然有才有德，却是失位的。儒家经常探讨德与位的关系，孔子就是有德而无位的典型，这种探讨表现在《周易》中，就是爻的阴阳（德）与爻所处的次序（位）之间的关系。王弼《周易略例·辩位》云：

夫位者，列贵贱之地，待才用之宅也。爻者，守位分之任，应贵贱之序者也。位有尊卑，爻有阴

阳。尊者，阳之所处；卑者，阴之所履也。故以尊为阳位，卑为阴位。<sup>⑧</sup>

简单说，阳爻为尊，阴爻为卑，而在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的六个爻位当中，奇数位为尊，偶数位为卑。阳爻处在阴位即为失位。《履》九二爻正是阳爻处在阴位，所以“幽人”是有德有才而失位。第三，九二爻的“幽人”虽然有才有德而无位，但仍然“有之而不居”“隐约而不愠”，内敛谦让、坚守分内之责。这就是苏轼说的“九二之用大矣，不见于二，而见于三”，他的作用体现在对于六三爻的辅助。《履》六三爻辞为：“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啞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”王弼《周易注》说“三为履主”<sup>⑨</sup>，但作为一卦之主的六三爻，却是一根阴爻，是一个眇视、跛足之人，他以何德何能成为一卦之主？苏轼说：“眇者之视，跛者之履，岂其自能哉！必将有待于人而后能。故言跛、眇者，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于二也。”六三爻之所以“眇能视，跛能履”依靠的正是九二爻“才全德厚”“有而不居”的“幽人”。第四，六三爻“武人”与九二爻“幽人”的对立。九二爻阳爻处阴位，是失位的，是有德无位。六三爻是阴爻处阳位，同样也是失位，是德不配位。“幽人”是“有之而不居”，而“武人”是“无之而自矜”。其张扬自负的资本来自于他以阴爻上应于九五爻的君位，下乘九二爻的“幽人”，所以苏

轼说“武人见人之畏己，而不知人之畏其君”。

苏轼认为“幽人”的品性在于：有才有德但“有之而不居”，无位失志但仍然尽心尽责。而与其相反六三爻的“武人”，无能却有位“无之而自矜”。苏轼在《东坡易传》这部忧患之书对于有德无位、不矜其能的“幽人”与德不配位、自矜自夸的“武人”的解读，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政坛的党争，以及他在党争之中屡屡失位的经历。

《归妹》卦九二爻辞曰：“眇能视，利幽人之贞。”这是《周易》中“幽人”的第二次出现，同时一起出现的还有“眇能视”“跛能履”的爻辞。苏轼抓住了这些共同点，对于《归妹》卦中的“幽人”做出了类似的解读，他说：

《归妹》九二爻辞：眇能视，利幽人之贞。其《象》曰：“利幽人之贞”，未变常也。

《东坡易传》：“归妹”以阴为君，在兑则六三是也，而初与二其娣也；在震则六五是也，而四其娣也。所以为兑者三也，故权在君；所以为震者四也，故权在娣。权之在君也，则君虽不才，而娣常为之用；权之在娣也。则娣虽无能为损益，犹要其君。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，跛、眇者也。其所以能履且视者，以初与二屈而为之娣也。二者各致其能于六三，故初九曰：“归妹以娣，跛能履，征吉。”六二曰：“眇能视，利幽人之贞。”已有能履能视之才，不以自行，而安为娣，使跛者得之以征、眇者得之能视，岂非上下之常分，有不可易者邪？故其《象》曰：“归妹以娣，以恒也。”……已有其能而不自用，使无能者享其名，则九二非幽人而何哉？

《归妹》六三爻辞：归妹以须，反归以娣。《象》曰：“归妹以须”，未当也。

《东坡易传》：古者谓贱妾为须，故天文有须女。六三不知其託行于初九，而自以为能履；不知其借明于九二，而自以为能视，是以弃娣而用须，未足以当娣也。失二娣之助，则以跛眇见黜而归矣。归然后知用娣。故曰：“反归以娣”。<sup>⑩</sup>

与《履》卦一样，《归妹》中的“幽人”也出现在九二爻。第一，九二爻的“幽人”是“有能履能视之才”。第二，九二爻的“幽人”虽有才

能，却同样是以阳爻处阴位，是有德而无位的失位之象。第三，《归妹》九二爻的“幽人”与《履》卦中的一样不伐其功、不矜其能，《履》卦中赞其“有之而不居”，《归妹》卦中则赞其“有其能而不自用”“有能履能视之才，不以自行”。第四，与九二爻有德无位的“幽人”相对的是六三爻德不配位的“须”（贱妾）。《归妹》下卦为兑，上卦为震，象征少女出嫁，苏轼认为此卦是“女用事而男下之谓也”<sup>⑪</sup>。下卦之主为六三爻，苏轼将爻辞“归妹以须”的“须”解释为“贱妾”。上卦之主为六五爻，都是阴爻为主。确定上、下卦之主后，其他爻都是主爻之“娣”（与娣同嫁一夫者）。苏轼认为六三爻虽是下卦之主，却是“居非其位”。这个《归妹》六三中的“须”（贱妾）与《履》卦六三爻的“武人”一样，也是跛、眇者，而跛、眇之“须”之所以眇目能视、跛足能行，是因为得到来自初爻“归妹以娣”的“娣”与九二爻“幽人之贞”的“幽人”的帮助。

苏轼《履》卦、《归妹》卦的阐释方法有其独特性，正如朱熹所说：“东坡《易》说六个事物，若相咬然。”<sup>⑫</sup>他在解释“幽人”所在的九二爻时，都是联系了初爻与三爻，找寻之间的联系。在《履》卦中有“幽人”“武人”的对立与互助，在《归妹》卦中有“幽人”“须”（贱妾）的相争与互助。从思想上来说，苏轼的阐释没有围绕“履者，礼也”的中心，也没有围绕《归妹》“天地相交”“男女相感”的中心。而是联系自己的人生体验，以“幽人”为核心，做出的个性化、政治化的解读。苏轼在这两卦当中，对“幽人”一词有一致的理解：1. “幽人”都是有才者。2. “幽人”都具有“有之而不居”“能而不自用”的谦德。3. “幽人”都是有德无位的，是以阳爻之德处阴位，是《周易》中的失位之象。4. 两卦之中和“幽人”相对的都会有一个无德而有位者。在《履》卦中与“幽人”相对的是“武人”，在《归妹》卦中与“幽人”相对的“贱妾”。“武人”与“贱妾”虽德不配位，上靠君主威严，下依幽人的支持而成功。显然，这个有德有才、不矜不伐但却失位失志之“幽人”正是苏轼的一个自我象征。无才“跛”“眇”的“武人”“贱妾”，因为善于矜夸张扬而得到君位支持，这个更像是苏轼在影射他的政敌王安石、吕惠卿、章惇等人。

## 二 《卜算子》词中的“幽人”意象

《卜算子》词是一个典型案例，关于词中“谁见幽人独往来”的“幽人”意象含义长期存在争论。学者几乎都注意到了《周易》中的“幽人”，如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，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都引《履》卦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为注<sup>⑮</sup>。因为对于《周易》“幽人”易象含义的不同理解，就相应带来对于词中“幽人”意象的不同解释。

目前学界大概有三种意见，1. 幽囚之人。何九盈《词义商榷》就根据虞翻《周易注》所解“幽人”意，将《卜算子》词中“幽人”解释为罪人，而且苏轼在黄州确实也是戴罪之身<sup>⑯</sup>。王水照《苏轼选集》在此词的注释中也认为“幽人”本意幽囚之人，这里引申为含冤之人<sup>⑰</sup>。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一书也认为此处“幽人”当为幽囚之人<sup>⑱</sup>。2. 幽隐之人。朱运申发表于《古汉语研究》中的文章则反驳何九盈的观点，他列举很多诗例为证，认为“幽人”为“隐士”而非“罪人”<sup>⑲</sup>。黄庭坚评价此词“语意高妙，似非吃烟火食人语，非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，孰能至此”，显然是把“幽人”看成幽静恬淡的隐士形象的。俞平伯《唐宋词选释》也认为“幽人”原意为幽囚之人，但在词中引申为幽静、幽雅意<sup>⑳</sup>。3. 幽愤之人。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引鲋阳居士对于《卜算子》词的解释如下：“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断，暗时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独往来，无助也。惊鸿，贤人不安也。回头，爱君不忘也。无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不偷安于高位也。寂寞吴江冷，非所安也。此词与《考槃》诗极相似。”<sup>㉑</sup>《考槃》是《诗经》中的一篇，《毛诗序》谓：“《考槃》，刺庄公也。不能继先公之业，使贤者退而处穷。”<sup>㉒</sup>俞文豹《吹剑录》将“时见幽人独往来”解释为“进退无处”，也很接近这个含义。如此，则词中“幽人”为失志幽愤之人。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批评鲋阳居士的解释为“村夫子强作解事，令人作呕”<sup>㉓</sup>。常州词派领袖张惠言论词重比兴寄托，但时有穿凿之弊，其《词选》再次认同鲋阳居士的解释，这又招致了王国维的批评。《人间词话》云：“固哉，

皋文之为词也……子瞻《卜算子》，皆兴到之作，有何命意？”<sup>㉔</sup>王国维所针对的是整段文字逐字逐句的牵强附会，但鲋阳居士“幽人，不得志也”的解读倒是不可轻易否定的。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既讥讽这样的解释“断章取义”“刻舟求剑”，但同时又表示皋文之说“不可泥”，也“不可弃”<sup>㉕</sup>。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再次肯定了鲋阳居士的解释，“居士之评如是，此词当有寄托，但寓意何在，览者当能辨之。”<sup>㉖</sup>

元丰二年，“乌台诗案”狱起，苏轼贬黄州，次年秋作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》词<sup>㉗</sup>。其词云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<sup>㉘</sup>这是一个在深秋的月夜，漏断人定之时，孤独落寞的“幽人”，他不是那种平静淡泊、自得其乐、优游从容的“幽隐之人”。他更像是负气带性、惊恨交织的“幽愤之人”，惊昔日落魄狼狽下狱，恨政治理想的覆灭与无人赏识、无处可栖的窘境。同样写于黄州期间的《东坡》诗云：“雨洗东坡月色清，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荦确坡头路，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<sup>㉙</sup>这里的“野人”与《卜算子》中“幽人”，都是苏轼的自比，市人行尽，喧闹之后正好是孤傲的“幽人”“野人”登场。面对无处不在的巉岩，荦确坎坷的坡路，吟啸徐行，且吟且歌。留给这个世界的，是曳杖独行的倔强背影。拐杖敲击大地的声音，在静谧月色之下，透露出的更多是愤懑与不屑。

《东坡易传》与《卜算子》词都是完成在被贬黄州时期<sup>㉚</sup>，笔者认为《东坡易传》中的“幽人”易象，是理解《卜算子》词“幽人”意象的重要线索，是不可忽略的内证。鲋阳居士的解读，有其穿凿附会、肢解文本的地方，如将“缺月”释为“刺明微”，“漏断”释为“暗时”等等。但他“幽人，不得志也”的说法，与《东坡易传》所解最为接近。有德有才、不矜不伐但却失位失志，这个“幽人”正是“不得志”的幽愤之人，不是隐士，不是罪人，更像是逐臣。其所谓“此词与《考槃》诗极相似”也是精当之论，《毛诗序》认为《考槃》一诗“使贤者退而处穷”，“贤者退而处穷”即《东坡易传》中有德有才而失志失位的逐臣之谓。苏轼从黄州回到京城，有《潘推官母

李氏挽词》诗云：“南浦凄凉老逐臣，东坡还往尽幽人。杯盘惯作陶家客，弦诵常叨孟母邻。尚有升堂他日约，岂知负土一阡新。今年我欲江湖去，暮雨连山宰树春。”<sup>29</sup>这是怀人之作，也是对于黄州贬谪生活的回忆，而其中将“幽人”与“逐臣”对举，其含义显而易见，“幽人”是幽愤失位的逐臣，不是恬淡幽静的隐士，而至于罪人之说，恐怕苏轼内心深处是难以接受的。联系创作的时机、创作时期的诗人心态，以及《东坡易传》的内证等多方面来看，将《卜算子》词当中的“幽人”释为“幽愤之人”都是较为合理的一种解释。

类似的“幽人”意象还有诸如同样写于黄州的櫟栝词《哨遍》，其词下片有云：“观草木欣荣，幽人自感，吾生行且休矣。念寓形宇内复几时。不自觉皇皇欲何之？委吾心、去留谁计。神仙知在何处？富贵非吾志。但知临水登山啸咏，自引壶觞自醉。此生天命更何疑。且乘流、遇坎还止。”<sup>30</sup>词虽然櫟栝自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，但少了一些陶渊明纵浪大化、不喜不惧的高士心态，多了一些类似屈原的嗟叹老而无成的逐臣心态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是安之若素的，苏轼《哨遍》词是栖栖遑遑、不知归处的。《哨遍》中的“幽人”意象与《卜算子》类似，更接近于“幽愤之人”的含义。再如写于儋州的《夜烧松明火》诗云：

岁暮风雨交，客舍凄薄寒。夜烧松明火，照室红龙鸾。快焰初煌煌，碧烟稍团团。幽人忽富贵，纒帐芬椒兰。珠煤缀屋角，香溜流铜盘。坐看十八公，俯仰灰烬残。齐奴朝爨蜡，莱公夜长叹。海康无此物，烛尽更未阑。<sup>31</sup>

诗中是以寇准晚年被贬雷州事自比，寇准终老雷州，此时的苏轼也准备终老儋州。很明显诗中“幽人忽富贵”句的“幽人”是矢志逐臣的含义，而且在风雨凄凄的夜晚，苏轼以松火照明，忽而富贵的调侃是充满自嘲意味的。在这些诗词当中出现的“幽人”意象都具有“幽愤之人”的含义。

### 三 苏轼诗词中两类“幽人”意象

苏轼诗词中43次出现“幽人”意象（其中有一次属于他集互见，没有列入分析），在诗中有39

次，词中有3次。那是不是这所有“幽人”意象都是指有才有德而失位失志的“幽愤之人”呢？也不尽然。以《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，次韵》为例，来比较“幽人”意象的不同含义，其诗云：

但闻烟外钟，不见烟中寺。幽人行未已，草露湿芒屨。惟应山头月，夜夜照来去。<sup>32</sup>

这是一首写于杭州的次韵之作，僧惠诠原作：“落日寒蝉鸣，独归林下寺。柴扉夜未掩，片月随行屨。惟闻犬吠声，又入青萝去。”两首诗所描绘的是月下夜归图，苏诗中月色在山间徘徊凄清幽静、钟声于烟中缥缈若有若无，而在月色之下的幽人，脚踏芒屨，行于草露，这里的“幽人”显然是“幽隐之士”的含义。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谓其“清绝过人”，汪师韩《苏诗选评笺释》称“峭蒨高洁，韦柳遗音”<sup>33</sup>，是王、孟、韦、柳风格的作品。写于黄州的《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》诗中也出现“幽人”意象，而这个“幽人”就与杭州时期《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》诗中“幽人”意象呈现出不同的意蕴，其诗云：

幽人无事不出门，偶逐东风转良夜。参差玉宇飞木末，缭绕香烟来月下。江云有态清自媚，竹露无声浩如泻。已惊弱柳万丝垂，尚有残梅一枝亚。清诗独吟还自和，白酒已尽谁能借。不惜青春忽忽过，但恐欢意年年谢。自知醉耳爱松风，会拣霜林结茅舍。浮浮大甑长炊玉，溜溜小槽如压蔗。饮中真味老更浓，醉里狂言醒可怕。但当谢客对妻子，倒冠落佩从嘲骂。<sup>34</sup>

和《梵天寺》诗一样都是清幽的旧时月色，而月下两种“幽人”是不同的。杭州时是踏月夜归的“幽人”，闲适从容。黄州的“幽人”更像是失志失位幽愤郁悒的逐臣，正如汪师韩《苏诗选评笺释》所云：“忽念及欢意日谢，又说到醉里狂言可怕，谪居中情绪若揭。”<sup>35</sup>彼时彼地的“幽人”是令人心生羡慕的，此时此地的“幽人”则是自嘲自怨的。彼时彼地隐士的无事是一种理想或向往，此时此地逐臣的无事则是一种无奈与不甘。与杭州“幽人”的平和恬淡不同，黄州的“幽人”是有惊有怕有嘲有怨。《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》诗与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》词写于同一时期、同一地点、同一情形下，其中“幽人”意

象的意蕴也是一致的。

由此可见，苏轼笔下的42处“幽人”意象含义是不同的，大约可分为两种：一种是“幽隐之人”的隐士，一种即是《东坡易传》中所描述的有德有才而矢志失位的“幽愤之人”，这就是传统的逐臣。这两种“幽人”意象的出现有一些规律性，第一，“幽人”意象以“幽隐之人”含义出现，多是在非贬谪时期。而“幽人”意象以“幽愤之人”含义出现，多在贬谪时期。在苏轼仕途较为顺利的杭州、京城为官期间，诗词中“幽人”意象共有20次使用，19次为“隐士”的含义，只有一次具有逐臣的含义。如写于杭州的《五月十日，与吕仲甫、周邠、僧惠勤、惠思、清顺、可久、惟肃、义诠同泛湖游北山》诗云：

三吴雨连月，湖水日夜添。寻僧去无路，激激水拍檐。驾言徂北山，得与幽人兼。清风洗昏翳，晚景分秬纤。缥缈朱楼人，斜阳半疏帘。临风一挥手，怅焉起遐瞻。世人骛朝市，独向溪山廉。此乐得有命，轻薄神所歼。<sup>⑧</sup>

西湖宝云山、葛岭、栖霞岭一带，因为处在西湖之北被称为北山。诗人在五月暮春的季节泛湖游山，春水漫堤，水波潋滟，清风徐来，一片清幽。一边是市人奔竞钻营、趋之若鹜的俗世间，一边是幽人安之若命、自得其乐的山水间。这里的“幽人”意象是较为典型的隐士含义。苏轼在仕途顺利之时多有归隐心态，所以这时期“幽人”多为苏轼向往的隐士含义。而在贬谪期间“幽人”意象的22次使用中（其中惠州10次，黄州7次），有19次更倾向于逐臣的含义，有3次是隐士含义。第二，“幽人”意象以“幽隐之人”含义出现，多为他称。而“幽人”意象以“幽愤之人”含义出现，则为自称。隐士意的23次使用，他称14次，自称7次，不确定的泛指2次。如写于杭州的《和刘道原见寄》诗中的“独鹤不须惊夜旦，群鸟未可辨雌雄。庐山自古不到处，得与幽人子细穷。”<sup>⑨</sup>此处幽人为他称。还有写于京城的题画诗《书艾宣画四首·黄精鹿》云：“太华西南第几峰，落花流水自重重。幽人只采黄精去，不见春山鹿养茸。”<sup>⑩</sup>“幽人”在此处是很明显的隐士含义，也是他称。逐臣意的19次使用都为自称。除了之前《卜算子》词中的“幽人”之外，再如写于惠州的

《连雨江涨二首》“床床避漏幽人屋，浦浦移家蟹子船”<sup>⑪</sup>等都是自称。因为非贬谪期间“幽人”多为品性高洁的“隐士”含义，所以可以是自称，可以是他称，在苏轼的作品中是他称为主。而贬谪期间的“幽人”多为矢志失位的含义，这种落魄郁悒的心态，只能是自称。第三，“幽人”意象以“幽隐之人”含义出现时，诗歌风格是冲和平淡的，诗人的心态是甘之如饴的。而“幽人”意象以“幽愤之人”含义出现时，诗歌表现出逐臣的矢志心态，风格是愤懑不平、负气带性，充满了动荡变化的不和谐感，多有“惊”“恨”“怪”“独”“孤”“凄”“寒”“叹息”“寂寞”等词。在19次“幽愤之人”含义的诗词中，“独”字出现6次，“惊”字出现5次，“恨”“寒”均有3次。写于被贬海南途中的《吾谪海南，子由雷州，被命即行，了不相知，至梧乃闻闻其尚在藤也，旦夕当追及，作此诗示之》云：

九疑联绵属衡湘，苍梧独在天一方。孤城吹角烟树里，落日未落江苍茫。幽人拊枕坐叹息，我行忽至舜所藏。江边父老能说子，白须红颊如君长。莫嫌琼雷隔云海，圣恩尚许遥相望。平生学道真实意，岂与穷达俱存亡。天其以我为箕子，要使此意留要荒。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。<sup>⑫</sup>

诗中苏轼也自称“幽人”，联系诗人当时处境体会诗意，这里的“幽人”不是优游不迫的“幽隐之人”，而是在孤城落日的凄凉晚景中，一个仓皇狼狈的逐臣。“天其以我为箕子，要使此意留要荒”句表明，这个逐臣还是以被贬朝鲜的箕子自比。纪昀认为苏轼“屡称幽人，其实非谪宦之称”，说他以箕子自比，是“比拟不伦”<sup>⑬</sup>。笔者认为，假如将这里的“幽人”理解为隐士，那么苏轼自称幽人，以及以箕子自比是不恰当的。但假如这里的“幽人”是“幽愤之人”，是贬谪的逐臣的话，苏轼自称是准确的，这个比喻也是恰当的，苏轼和箕子正是一样命运的逐臣。诗中所描摹的背景是苍凉的，诗人在旷达之中难掩孤傲与激愤。

历时来看，苏轼“幽人”意象的使用也有其明确的线索。从杭州到徐州，“幽人”意象多为“隐士”，多为称道他人，语气也恬淡平和。如写于为官宜兴时期的《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三首》：“闻说楼居似地仙，不知门外有尘寰。幽

人隐几寂无语，心在飞鸿灭没间。”<sup>②</sup>被贬黄州期间，创作的“幽人”意象完全都是自称，是暗含郁闷不平之气的“幽愤之人”。如《卜算子》《哨遍》词等。之后，苏轼从黄州回到京城再外放杭州，“幽人”意象再次以“隐士”意为主，以他称为主，其诗词语气也变得平缓。从虔州到惠州，再贬期间，苏轼诗词又开始大量出现“幽人”意象，如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诗云：“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吏民惊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携迎此翁。苏武岂知还漠北，管宁自欲老辽东。岭南万户皆春色，会有幽人客寓公。”<sup>③</sup>此处“幽人”又是郁悒愤懑的矢志之人，而这一时期的“幽人”也几乎都是自称。从海南北归途中，苏轼诗中的“幽人”意象又多为“隐士”意，为他称，如《留题显圣寺》诗云：“渺渺疏林集晚鸦，孤村烟火梵王家。幽人自种千头橘，远客来寻百结花。浮石已干霜后水，焦坑闲试雨前茶。只疑归梦西南去，翠竹江村绕白沙。”<sup>④</sup>

## 余 论

易象与意象的关系，是文学史上一个不断被探讨的问题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即云：“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，幽赞神明，易象惟先。”二者之间存在相近之处，第一，象的来源相近。《周易》易象源于“观物取象”，是从对自然与生活的观察而来。而诗歌意象的最终根源也是宇宙万物与世情百态。第二，象的目的相近。《周易》易象是“圣人立象以尽意”，以解决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的困境。而诗歌意象用比兴之法，借用象表达一个言之不尽的情感意义。孔颖达在《周易正义》中说：“凡《易》者，象也，以物象而明人事，若《诗》之比喻也。”<sup>⑤</sup>宋人陈骙《文则》中说：“《易》文似《诗》。”“《易》之有象，以尽其意；《诗》之有比，以达其情。文之作也，可无喻乎？”<sup>⑥</sup>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下》中说：“《易》之象也，《诗》之兴也……《易》象虽包六艺，与《诗》之比兴，尤为表里。”<sup>⑦</sup>这些表述都论及《周易》易象与诗歌意象的相似性。在诗歌创作当中借鉴易象以成诗歌意象的例子也非常之多，如苏轼《次韵和王巩》诗云：“天欲成就之，使触羝羊藩。”<sup>⑧</sup>羝羊的意象就是来自《大壮》卦，

其九三爻辞云：“羝羊触藩，羸其角。”上六爻辞云：“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。”《大壮》卦本来以羝羊象征进退两难的困境，而苏轼反用其意，认为困境是成就人生的必然过程。所以从易象的途径解读诗歌意象，是理解诗歌的角度之一。

在对苏轼诗词“幽人”意象的注解中，大家都注意到了“幽人”最早的源头在《周易》，于是引《周易》爻辞来注解词中“幽人”，但大家都忽略了《东坡易传》，这其中就有苏轼对“幽人”独特的阐释。为何注者都舍近而取远？第一，我们在解读文学作品时，常常在诗文之内寻找内证，却较少关注到了作者的学术著作。第二，即使有学者关注到《周易》，也多是“自上而下”式的研究，即从《易经》《易传》到文学作品联系的这一思路，而忽略了“平行类比”式的研究，即由作家自己的易学著作（《东坡易传》）到文学作品的联系，而后者可能是更妥帖地理解作者原意的路径之一<sup>⑨</sup>。第三，关于“幽人”的解读，不仅需要从苏轼易学著作到文学作品的横向研究，还需要联系苏轼仕宦经历而作纵向研究。横向研究发现共通点，纵向研究发现差异性，有了纵向的研究，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争论是无谓的，因为在苏轼笔下的“幽人”意象含义本就是变动的，而且这个意义的变动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。

同时需要注意的，易象与意象可以沟通，但不能等同。钱锺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说二者“托物寓旨，理有相通”，但又是“貌同而心异，不可不辨”。第一，易象的目的在于表达哲学意义，意象的目的在于表达情感意义。第二，《周易》易象可以舍筏登岸、“得意忘象”，但诗歌象与意的关系更加紧密，水乳交融不可分割。钱先生说：“是故《易》之象，义理寄宿之蘧庐也，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；《诗》之喻，文情归宿之菟裘也，哭斯歌斯、聚骨肉之家室也。”<sup>⑩</sup>对于苏轼“幽人”易象与意象的理解，也应作如是观。

[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宋代易学与诗学关系研究”（15BZW094）成果之一]

①⑥⑤孔颖达：《周易正义》，第27页，第18页，第18页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②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》，第751、980页，中华书局

- 2004年版。
- ③杨万里：《诚斋易传》，第4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。
- ④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第90、332页，中华书局2016年版。
- ⑤惠栋：《周易述》，第35页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。
- ⑦⑩⑪曾枣庄、舒大刚主编：《三苏全书》第一册，第178页，第312页，第311页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。
- ⑧⑨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楼宇烈校释，第613页，第272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⑫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，第1675、1676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- ⑬龙榆生：《东坡乐府笺》，第20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。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，第277页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。
- ⑭何九盈：《词义商榷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87年第2期。
- ⑮王水照：《苏轼选集》，第247页，中华书局2015年版。
- ⑯⑰⑱邹同庆、王宗堂：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，第277页，第275页，第389页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。
- ⑲朱运申：《释“幽人”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1990年第1期。
- ⑳俞平伯：《唐宋词选释》，第10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- ㉑㉒㉓唐圭璋编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60页，第678页，第3486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- ㉔《毛诗注疏》，第299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- ㉕彭玉平：《人间词话疏证》，第276页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
- ㉖俞陛云：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，第20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- ㉗孔凡礼：《苏轼年谱》，第489页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。
- 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《苏轼诗集》，孔凡礼点校，第1183页，第1474页，第2329页，第381页，第1032页，第453页，第332页，第1575页，第2120页，第2243页，第591页，第2071页，第2427页，第1441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- ㉚苏轼在《黄州上文潞公书》中说：“到黄州后，无所用心，辄复覃思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，端居深念，若有所得，遂因先子之学，作《易传》九卷。”见《苏轼文集》，第1380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- ㉛㉜㉝曾枣庄：《苏诗汇评》，第280页，第845页，第1753页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。
- ㉞王水照编：《历代文话》第一册，第136、146页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- ㉟章学诚撰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叶瑛校注，第22—23页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。
- ㊱“平行类比”的研究方法是萧驰在王夫之诗学与易学的研究中所提出的，参见氏著《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：王夫之诗学发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。笔者认为《周易》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法除了“平行类比”式的，还有“自上而下”式的，而目前学界正从“自上而下”的研究方法转向“平行类比”的研究方法。参见拙著《宋代文人的易学与诗学》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。
- ㊲钱锺书：《管锥编》，第11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暨南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：李超